

对着阳光开了一头红花

肖遥

开始养花，是因为某个夏天，办公室里的绿萝和吊兰发得旺盛，我掐下来几枝养在杯子里，长出了根须，根须越长越多，为了安置这几枝植物，我网购了几个花盆，把这枝绿萝和吊兰拿回家种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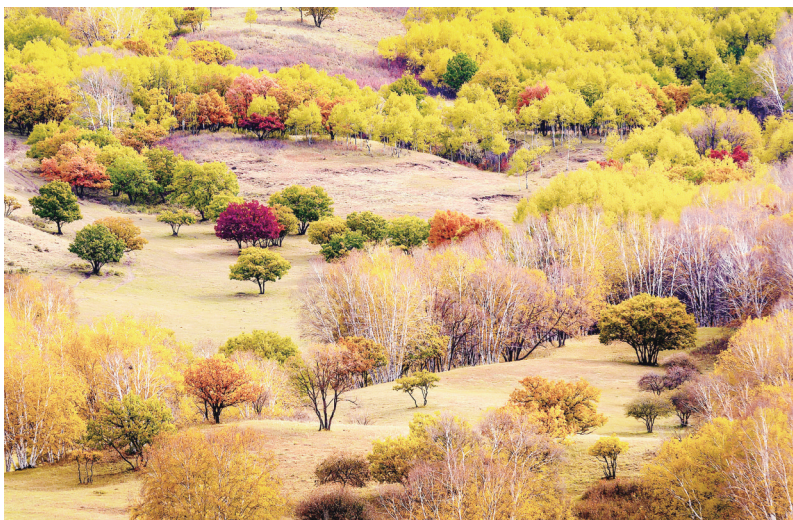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吊兰和绿萝并排放在书桌上。绿萝对空间的占有缓慢到无法察觉，好像叶子们都说好了，不要长得太猛，不要伸得太长，说不定它们还会定期开会，互相提醒，讲述出头椽子的警示，提醒大家都保持匀速增长。说不定是这棵绿萝的母亲——从前那株大绿萝被掐枝条掐得有了心理阴影，她通过某种基因密码提醒告诫后辈，做花要谨慎，行事要低调。于是长达半年时间，这盆绿萝的轮廓都没变，就像一幅画儿一样，像塑料盆景一样，永远保持青春，不绽放也不凋零，不张狂也不萎靡。

与绿萝相比，吊兰可就任性多了，四面八方地长，肆无忌惮地长，每一片叶子都争先恐后地伸展。人在哪里，它就往哪里招摇，趁人不备，长长的叶子像手指一样，伸到了我的电脑旁边，提醒我它的与众不同。若是忘了浇水，绿萝坚持着不动声色，吊兰很明显地摆着脸，马上蔫头耷脑，叶片都没有了光泽。

如果进行一场书房选美活动，吊兰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花魁。书房里不是没有好看的物什，吊兰背后的窗帘都比她花哨，但是什么也遮不住吊兰焕发出的精气神和生命力。她婷婷地站在那里，书桌是她的舞台，人进来的时候，第一眼会不由自主地投向她，最后一眼也会恋恋不舍地看向她。有的事物，就是有这样的主角光环，哪怕是一株植物。因为被关注和宠爱，所以也养出了一种傲睨众生、舍我其谁的气场来。

见花盆还空了几个，家属买了一支紫竹梅回来，想当然种在了那个最大的花盆里。花盆是清明上河图图案的，跟紫竹梅实在不搭。说实话，紫竹梅这种花，挺挑衅我审美的，叶子小，个头大，颜色奇怪，我不知道它正常该是怎么个造型，是一路爬着在地上匍匐生长？还是赖在一根架子上扶摇直上？它可能知道我不喜欢它，就讨好地开了些花，可花也是紫色的，和叶子差别不大，直到凋谢了掉在地上，我才发现它原来开花了，且开败了。

听说我养花了，朋友送了一株花，在写这



五彩大地 汤青 摄

篇文章前，我才用识花软件查了一下，这小家伙叫白雪姬。我被这个名字逗笑了，它起了个皇后的名字，但实在名不符实好吧？它其貌不扬到我们用了一只酒盅装着它放在飘窗上，原想着这么丑的东西，不需考虑它是否需要花盆气孔，就让它自生自灭去。结果它求生欲超级强，像一把匕首样刺向窗口，毫不掩饰对光线的贪婪。同样不含蓄的还有一盆四季白海棠，枝条们全都冲着光线伸过去，就像要拉住阳光一样。白海棠简直是花里的劳模，她是我妈妈拿回来的，可能因为从前被栽种在院子里，生长环境宽松，所以她还带着乡土的质朴，不像吊兰样顾盼自雄，不像紫竹梅样上下求索，她就那么目不斜视地闷头活自己的。去年冬天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忙得灰头土脸，植物也没精打采，只有白海棠，竟然默默地对着阳光开了一头红花。

白海棠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大山深处的三线厂生活的时候，院子里开的那些花。当时我家院子里有个小花坛，种的月季和大丽花，窗台上的陶瓦花盆里种了指甲花和太阳花，喇叭花爬在院子的花墙上。花墙是山区厂矿人家的门面，每家花墙上都爬着植物，金银花、南瓜花、丝瓜花……那个时代的花儿们性格都单纯，自顾自地开，想啥时候开啥时候开，并不看任何人的眼色，也不需顾及谁的心情。不像现在家里的花花草草，要么谨慎地不开花，要么开出来不像真花。前者比如绿萝，好像被阉割了似的，从来没见过它开花，现代社会人被海量信息天天轰炸，若想把自己搞成金刚不坏之身，就得修炼得不悲不喜。花也一样，也只有雌雄同体才更容易苟活于世。后者比如蝴蝶兰，回来养了很久，憋着不开花，趁我去了隔离酒店它就偷摸开了。总觉得蝴蝶兰开的花，像假花一样，就像眼下很多塑料姊妹花在朋友圈里的P图一样，看不到故事，花里没有阳光也没有风雨，看不到生存的挣扎和快乐，看不到与世界搏斗的痕迹，看不到悲喜和生命力。

与其这样，不如养些更假更虚无的植物，比如多肉——长得像朵莲花样的观音莲，假得理直气壮，不与任何真花争锋，因为哪朵花儿也不如叶子皮实，何况还是这些肥厚的连水分也不太需要的叶片；比如香菇草，胡乱塞在瓶子里罐子里它就活了，还绿油油的一大丛，尽管它们看上去很脆弱，令人想到那些朝生暮死的虫类，一旦瓶子里的水干了，它就焉了。但它那种活一天开心一天的劲头，特别适合这个流沙样迅速聚集，又迅疾流失的世界。毕竟，这年头，谁还能像从前老工业年代一样，很容易相信一切，很容易让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？太多太多的转瞬即逝的事物，健康、情绪、亲密关系、友情、爱情，每一样都要花费很大力气花很多成本去培植和维系，在消费主义的碾压下，人越用力越渺茫，越长越大越孤单，越进化越不安。干脆像草一样活着，能抓住啥是啥罢。

家里的花逐渐多了，吊兰最近长得太大，挪到阳台上 and 紫竹梅白雪姬们放在一起。我每天浇水的时候忍不住会跟它说：“你是这里最美的花花。”它更加生机勃勃，牛气冲天。想起小王子守护着他傲娇又脆弱的玫瑰花，我也惯着这株吊兰，即便再艰难，也得有守护的事物，也许是孩子，也许是宠物，也许是一株自以为世界第一美的吊兰。一想到自己虽然一事无成，活得谨小慎微，天天跟人斗智斗勇，外表狰狞内心疲惫，心里九曲十八弯，尘满面鬓如霜，但能够让一株花开得没心没肺肆无忌惮，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天真烂漫无拘无束啊，心情也能滋润起来。

周末去婆家，家门口种了一棵玉簪花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棵植物，它满足了我对家养植物颜值的所有期待——叶片很阔大，密密麻麻的大叶子像花瓣样散开，如我这样的养花小白就觉得它特别好看，茂盛、葱茏，有一种繁华之感。婆婆说这个花开了是白色的，我其实一点也不介意它开不开花。小时候很关心自己养的植物会不会开花，

总觉得开花大的植物才是好植物，我现在的标准是叶子大，看着健壮好养，就是好植物。我见不得一株植物羸弱苍白的样子，可能人到中年，看多了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，就像贾母一样，就喜欢看青春的样子。哪怕心里知道三春过后诸芳尽，但是看到眼前的葱茏苍翠还是有种虚幻的心满意足。我们把玉簪花搬回来养，放在阳台上，它没辜负我们，叶子比从前还浓绿繁茂了，我每天都往阳台上瞄两眼，知道她郁郁葱葱地站在那里，莫名就很开心，觉得自己拥有这么大一棵植物，好富足，就像去年冬天疫情静态管理期间，知道家里还屯着几颗大白菜一样。

每天早晚我用喷壶给这株巨大的玉簪花喷水，我把这叫给花花洗澡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家属每天早上用喷壶对着一块山石喷水，山石是我妈妈家拿回来的，上面有一些枯黄了的青苔，他试图把那些青苔喷成青色的，我没少为此笑话他：青苔的生长就像蘑菇木耳的生长一样，它需要的是一套环境系统，需要保持空气持续的潮湿。但他无视我的提醒，依然每天虔诚地给石头喷水，等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。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古典式直男还喜欢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比如我在酒店隔离期间，他在视频上给我展示他在用笨拙的工具凿一块青砖，准备把它凿成花盆，我都替花儿发愁，哪株倒霉蛋要住在这个灰扑扑的砖头里呀？后来他把观音莲种在里面，一朵绿莲花在一块古朴的青砖里默默开放，竟然有种意外的庄重和典雅。承蒙他照拂的，还有一株兰草，这株只剩下两片韭菜一样叶子的兰草，我是早就放弃治疗了，即便再浇水施肥，它都蔫头耷脑，爱理不理人的，好像谁欠了它一条命似的，家属依然不抛弃不放弃，执着地每天给这两片叶子喷水。

毛姆说如果一个人能关注一朵鲜花，一片落叶，他依然能欣赏生活中微小又美好的一切，那么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。花花草草皆有灵性，入伏那天，那株只剩两片叶子的兰草，忽然伸出一根枝条，枝条上开了一株粉红色的花，那天刚好是女儿放暑假回家的日子，这朵花给了全家一个大大的惊喜。看到这朵花好不眼熟，想起小时候看的第一本小人书《马兰花》这朵花不就是小人书里提到的神奇的马兰花吗？我们小时候跳皮筋的时候都在哼唱的歌谣“马兰花呀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儿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”，原来命运的因缘际会起承转合在这里呀？这朵走进现实的神奇的马兰花给予我的，不止是惊喜，还有治愈，就像《我的解放日志》里那句台词：“希望我们都过得幸福，像炽热且阳光普照的日子一样，没有一点伤痕。”